

老幹橫倚皮貌蒼

蒼若且色樹

樹皮皮紋

李山盤旋

愈老愈壯所骨自左且中

山全飽樹地全老老一亦老

繪

丙辰清瘦于后

年歲外畫了

高自知李明空



China of Fine Arts

1.

西港草地郎

如果說19世紀以來的中國水墨，可以粗分為：從寫生出發的「革新水墨」、從心性出發的「文人水墨」，以及從媒材實驗出發的「現代水墨」等三種路徑，從南臺灣鹽鄉西港貧農家庭出身的李義弘，以他務實的精神、誠摯的態度、廣闊的心胸，走過了百年來水墨發展的三種路徑，從鄉土出發、深入文人傳統，又融入媒材實驗的精神，成為近代水墨思維與成果的總體現。

——摘自蕭瓊瑞，〈微觀巨視皆成章〉，2015。



【本頁圖】

李義弘在專三畢業前，將這張高中畢業前的照片送給呂淑珍。

【左頁圖】

李義弘，〈老鐵〉（局部），1988，
彩墨、玉版宣，90×97cm。

曾文溪畔農村曲

西港在清代便曾是臺江內海的內港，包含「西港仔港」與港口周邊的「西港仔街」。18世紀由於曾文溪改道，將大量泥沙帶入臺江內海，使得臺江內海逐漸淤塞陸化，這個鄰近臺南府城的農業村，能得的學習資源並不充沛。此地雖然座落在臺灣南部鄉下，但日治時期便與佳里、學甲、北門、將軍、七股合劃為北門郡，隸屬臺南州的一部分。整個北門郡在嘉南大圳還未開鑿之前，因為土壤的鹽分過高無法種植農作，多數居民是以曬鹽和出海捕魚、養殖為生。然而以描寫鹽村貧瘠的、自然風物的、鹽分地帶的文學，所表現出的強烈抗爭、樸實、堅韌的土地性格，曾經在1920至1930年代之間，產生過一批優秀的詩人；影響所及，曾被稱為「詩人之鄉」的這塊土地，在1940年代也孕育出不少藝術家。

承載這原生土地的啟蒙，從李義弘壯年時期所使用的一方「草地郎」印，便不難看出已獲得成就而備受肯定的他，對自己出身的感念。

李義弘，1941年生於臺南西港鄉。成長在世代務農的家庭，自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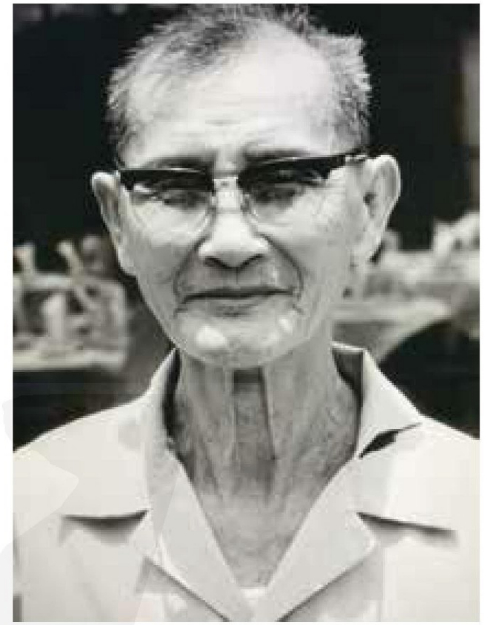
【左圖】
早期臺南北門井仔腳的瓦盤鹽田一景。

【右圖】
李義弘早期經常使用的「草地郎」印，取自李義弘畫作〈九九峰人家〉右下角的押角章。



生活環境並不算富裕。李義弘的父親李丁疊，生於西港大廟附近的南海村（屬曾文溪北岸），原生家庭姓黃，後來過繼給了西港李姓人家。父親的第一任夫人因難產過世，留下兩個女兒，後來再娶了陳清，先後生下兩個女兒與小兒子李義弘。李義弘的母親成長於曾文溪南岸的直加弄社（今安定鄉），家裡也是世代務農，家境不算太好。嫁到李家後，實際從事農務的都是母親，直到六十歲才退休下來。

父親李丁疊原來也是耕農，平日樂於鄉里間的公共事務。苦於鄉間豔陽的紫外線，四十幾歲就得了眼翳病，幸好他年輕時曾經因為興趣，學過吹笛與嗩吶。那時村里每逢婚喪喜慶，都會請父親去演奏，後來索性靠吹嗩吶賺外快。在那個醫藥不發達的時代，一旦生病，能吃上販藥郎中推薦的藥便算數了，遑論去看西醫診治？拖了幾年，父親的眼睛慢慢就看不見了。一般而言，笛為橫吹，但父親的臺灣短笛卻是直吹，且笛聲清揚悠然、懾人心魄。父親對於吹笛與嗩吶的興趣，也潛移默化出日後李義弘對音樂的喜好，與對各種音源、樂曲、相位、響應頻率的敏感度。



李義弘父親丁疊公身影。

[左圖]
李義弘母親李陳清身影。

[右圖]
1980年代，李義弘與母親（坐者）及太太、孩子們合影。



舊社會的鄉下人常說：「第一衰，剃頭歎鼓吹。」說明對於理髮、殯葬業的歧視，但由於李丁疊在日治時代便擔任過地方保正（類似現今村里長的民政事務），也是虔誠的道教信徒，平時經常協助廟宇的大小工作，他經常奔波大醮進香等募款庶務，慢慢成為西港大廟「慶安宮」的董事。西港「慶安宮」建於康熙年間，主祀天上聖母（即西港媽）、同祀中壇元帥、城隍爺、十二瘟王，是典型臺灣道教的地方信仰中心。

幼時的李義弘，因為身體羸弱，家人一度改叫他「青佳」，長輩、同儕也會因其瘦骨而暱稱他「瘦猴」、「阿撈啊」、「TAKE啊」（日文「竹」的意思）。因為身體不好又是獨子，他不必下田幫忙，經常留在家裡，無聊時就拿著樹枝在地上塗鴉，偶爾溜到「慶安宮」瞧瞧廟口的石獅、龍柱和壁畫，回家後就照著畫。李義弘之所以喜歡繪畫，是從翻閱父親的書開始，比如泛黃書頁的《三字經》裡，那些木刻版人物插圖與風景，就讓他好奇又佩服得很——怎麼憑幾根線條就能組成那樣的風景？同時，多病的身體讓父親經常得背著他，來往於附近的中醫診所，看著鄉下漢藥店的老中醫在把脈的同時，揮運手上那支禿掉的毛筆寫下藥方。那時的李義弘雖不懂，但見那滿是墨渣的老硯臺與霜毫蒼蒼的毛筆，不由得升起滿心的崇拜。這一個與生俱來對繪畫的熱情、對文房用具的喜好，似乎成為深深影響李義弘日後走入水墨世界的契機。

2015年李義弘（左穿紅衣者）參加慶安宮香科大醮典，在廟前拍攝宋江陣活動照。



鄉下小孩子對什麼都懵懵懂懂，直到八歲那年李義弘才入西港國小，反應慢的他說話有點口吃，只記得剃個五分頭，上課安安靜靜，犯不了什麼錯。但即使父母並未太過苛責，李義弘謙稱自己腦筋比較鈍，結果小學延了一年才畢業。幸好喜歡畫畫的這件事，讓李義弘慢慢產生自信。小時候的記憶，很多都忘光了，幸好年輕時的美術月刊，還留下這段專訪：



按照我的體能和個性，在孩子堆中，都不是個領頭的人，是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走的，有點內向、膽怯。自己畫畫，先畫的還是在鄉下常看到的觀音、關公像。堂哥是做司公（道士）的啦，他需要道具，看到我愛畫畫就叫我畫。那時要用的就是買些道林紙、水彩顏料，要畫多一點，就買廣告顏料；那時全是「王樣」的天下。我曾經畫過做法事用的地獄圖，一殿一殿的畫，一直都忘不掉那一種緊張和刺激。從國小到初中，都是在畫這種東西……。

〔左圖〕
西港國小校門一景。圖片來源：臺南市西港國小提供。

〔右圖〕
2017年，李義弘（右）獲頒西港國小傑出校友，由時任臺南市長賴清德頒獎。

中學階段的藝術啟蒙

早年臺灣國民學校是六年義務教育，要上初中，李義弘得從西港坐公車到麻豆去參加會考。他是聯考前夕才四處張羅借書看，結果只考上曾文初中（今麻豆國民中學）。大概是上課都在課本上畫畫吧？課業實在跟不上，怕被留級的李義弘便自動留讀了一年，那是初中一年級的事。

其實李義弘最感興趣的只有美術課，課本發下來的當天就從頭讀到尾，還想辦法借高年級的課本，甚至商借其它學校的版本來比較。到了初中二年級，李義弘竟然獲得南部七縣市美術比賽水墨畫初中組第一名，當時是學校的美術老師幫他送件，直到頒獎那天他才知道；那年學校教美術的顧啟時老師，也同時獲得社會組第一名。



《芥子園畫譜》中樹木的露根畫法示範。

這下子李義弘總算在繪畫上被肯定與鼓勵了，此後他更是一天到晚都在畫畫，連上數學課都不專心，課本上的阿拉伯數字、方程式，通通都被他圈畫成梅花與枝幹。上了三年級，由於美術課本中提到《芥子園畫譜》，李義弘特別央求父親買給他，那年他第一次穿著木屐和父親坐上興南客運公車，前往臺南府城最熱鬧的中正路，比鄰著林百貨的經緯書局。除了畫譜之外，父親還買了一大張宣紙給他，回到家裡李義弘興奮得不得了，很仔細的把紙裁成小小張，照著畫譜裡的圖案，努力地學著臨摹。

高中時他就讀北門中學，每天必須從西港騎腳踏車到北門上課，6公里多的路程大約得騎半個小時，李義弘因為體弱無法騎完，在高一升高二那年，又休學了。看來辛苦的求學過程中，只有國文、史地、美術算是他的強項，但數學、理化成績就一塌糊塗；僅存的美好記憶，是一度擔任過學校鼓號樂隊的大鼓



手，也曾因為喜歡跳舞，在自家晒穀場舉辦過用自己拼裝出有震撼低音喇叭的音樂舞會。由於學校老師只教素描、水彩，李義弘的水墨畫是在家裡畫好了，才拿到學校請老師指導。他所學習的除了《芥子園畫譜》之外，還有當時所蒐集《中華雜誌》裡的水墨畫片。當時每年10月，學校都會辦理兩次壁報比賽，一次是國慶、一次是蔣公誕辰，由於見過當時「七友書畫會」之一鄭曼青所畫的魚、龜等水族題材，那年壁報比賽，李義弘花了九牛二虎的看家本領，畫了奇石、松鶴與烏龜，這用意當然是賀壽千年，不料幾日後，佳里分局知會了西港分駐所的人員，來質問他是否曾受到教務、訓導主任，還是校長，或是誰唆使他畫了烏龜啊？當時正在國小運動場嬉戲的他，並不知道此事的嚴重性，當下只覺得好委屈，自己的「原創」怎麼說是受人指點呢？這件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。

高中二年級，他再次獲得南部七縣市高中組水墨第一名。但美術表現這麼優秀的李義弘，高中唸了四年，結果還是因為成績太差，沒能拿到畢業證書，只得用同等學歷，以個別報名的方式報考大專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畢業典禮當天，他沒獲准參加，只好穿著便服等了幾

【左頁左下圖】

1960年，就讀高一時的李義弘。

【左頁右下圖】

約1960年，李義弘（二排左2）就讀北門中學時擔任樂隊大鼓手，與時任校長施金池（前排中）合影。

【左圖】

七友書畫會全體成員合影。後排左起：高逸鴻、鄭曼青、張穀年、劉延濤；前排左起：陶芸樓、馬壽華、陳方。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提供。

【右圖】

1964年，李義弘在藝專繪製科展海報時留影。



個鐘頭，待校長主持完典禮後回到校長室，怯怯懦懦的表明自己因為沒辦法畢業，得麻煩校長在同等學歷證明書上蓋章；他永遠記得施金池校長慈祥的拍拍他的肩膀說：「你是學有所偏，雖然沒有畢業，只要好好努力，以後仍然大有可為！」當時李義弘只覺得前途渺茫，也不理解校長的意思，但當下仍然大為感動，哪知道還真讓校長說中了，也為日後師生緣分埋下另一個伏筆。

藝專學習與當代思潮

1963年，李義弘考入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，簡稱藝專）第2屆美術科，當時任教西畫的老師有李梅樹、廖繼春、李澤藩、李石樵、洪瑞麟、廖德政，與擔任導師的王家誠；任教書畫課程的則有專攻花卉的胡克敏、書法篆刻的王壯為、專攻山水的傅狷夫，以及擅長人物、駝馬的高一峰。當時國畫的教學方式，普遍是去戶外寫生或由老師上課示範，學生通過臨摹老師的畫稿，依樣畫葫蘆的學。

李義弘由於頭小但身形瘦高，體重只有43公斤，所以外號叫「李四三」；在傅狷夫老師課堂上示範時，他往往交叉著手臂站在老師身

1989年，李義弘（左）到天母拜訪廖德政老師（中）時留影。



後，因為常穿一件綠橫條紋的衣服，同學便戲稱他為「螳螂」。一年級有次放假，李義弘很想家但回不去，便留在教室作畫解悶，他展開大紙用筆飛快淋漓地畫馬，然後張貼到教室後方的白牆壁上，沒想到濕潤的墨色滲漏到牆面，這墨漬後來再被同學尊稱為「畢卡索」。

特別惜才的王壯為老師，有次看到李義弘遲交的傅先生山水作業，竟脫口說出：「古人有惜墨如金，今有李義弘惜色如金。」但王老師上午的課李義弘經常爬不起床，一次王老師實在受不了，要同學去宿舍叫醒他來上課，但李義弘身形實在太消瘦，以致同學在宿舍外即使透過縷空的牆縫，怎麼喊、看，還是找不到平板床鋪下的人。

藝專學習期間，李義弘覺得受惠高一峰老師最深。早在高中時期，他便對高老師那種「筆簡意賅」的畫面著迷，也自行揣摩出老師行筆肯定、速捷瀟灑的線條，還為之沾沾自喜。考上藝專不久，李義弘花了六天的伙食費，買了一本剛出版的《高一峰畫集》。高老師因為身體的殘疾，一開始點名的動作緩慢，且說話混濁、微微顫抖，同學們雖調皮的模仿高老師的口吻，卻仍能感受到老師專注、親和的樣子。記得有一次高老師東張西望的前來上課，當同學們迎上去時，才發現老師的右眼眼鏡破了，上課時他只能把眼鏡反掛著畫，等到畫完鼻梁已是一道紅印。



【上圖】

1965年，右起：李義弘、佚名、葉富雄（立者）、林煒鎮、傅狷夫老師、葉蒼榮、黃昌惠合影於藝專課堂。

【下圖】

王家誠，〈雪鄉〉，1987，水彩、紙，40×55cm。



高老師上課的時候總是沉默寡言，偶而要女同學帶他到半公里外的浮洲里眷區買檸檬精，老師會邊吃邊示範，香菸也從不離手。高老師擅長用羊毫，課堂上但見他執筆沾墨、作畫的動作非常從容緩慢，這卻讓李義弘大吃一驚，才發現自己過去對老師作品的解讀是錯誤的。高老師作畫時雖然身體會不自覺顫動，但畫馬時卻是「從容不迫，遊筆擻捺」，也往往無視於畫紙下因沒有墊布襯托而滲染。在課堂的示範上，李義弘理解到高老師用筆：「不見得是既成習性的自然反射作用，在精簡的形意上可看出他創作的『原型』。……因而我們學到的不是浮面的筆墨，而是老師用心於尺幅之間的鍊鑪（按：爐）。」

1960年代，是臺灣現代美術運動最動盪的時期，有很多畫家跟上潮流或迷失方向，在那個傳統與現代混戰的1950至1960年代，年輕世代的藝術家在求新求變的意識驅動下，擷取了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形式，企圖在創作上開拓新的視覺境界，其中尤以對二戰後美國抽象表現的挪用最為明顯。而對國畫古典形式不滿的年輕藝術家，將之視為保守陳舊的對立衝撞，提出「現代水墨」的新命題，試圖藉由抽象形式、自動技法的媒材實驗，澈底顛覆傳統的筆墨語言。



左頁上圖

高一峰留影於碧潭。

左頁中圖

高一峰，〈癢（二）〉，
約1960，水墨、紙本，
32×39cm。

左頁下圖

師生展1966年，李義弘與其
繪製的師生展海報合影。

1966年，李義弘（前右）與
藝專第2屆的同學及老師洪瑞
麟（前左）畢業旅行時合影。

但上一代維繫古典的國畫家，顯然對這蓬勃的藝術潮流，無法提出更有力道的辯駁或開拓。那時曾試圖往潑墨發展的李義弘，也明顯受到當代藝術的洗禮；他記得曾跟同學到國立臺灣藝術館（今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），看到義大利空間主義大師封答納（Lucio Fontana）作品的激動。其實年輕氣盛的李義弘，也曾經因為所學的水墨畫被歸為傳統守舊的老頭子，因此不滿而感到受傷、自卑，一度想轉到西畫組，只是他發現自己對亞麻仁油和顏料味道過敏，只能打消了轉組的念頭。

在藝專就讀時期，李義弘偶而到師大去旁聽，而師大學生也會來藝專晃晃，因彼此交流而結識了就讀師大的姚慶章、顧重光二位，他們相約去姚慶章的日式居所吃飯、看展覽、聽演講，還曾被邀約參加當時五月畫會的劉國松及東方畫會的秦松，每每在藝術論戰後的火鍋聚會。

封答那，〈空間觀念〉，
1964，油彩、畫布，
73×60cm。



李義弘1965年畢業展作品。



1965年李義弘畢業的作品，便是一件跟上風潮的產物。他把毛邊紙撕成山石的塊狀，用漿糊貼在臺灣棉紙上，微乾後再濃塗漿糊，待乾透後用淡墨層層畫在漿糊上，形成不均勻的肌理。這蒼茫混沌的山峰與河面上的舟楫表現，在當時算是耳目一新。只是同學雖議論著他受到劉國松的影響，但李義弘其實是實踐自己的想法，可是他心裡的感覺很虛，總覺得那不是畫出來，而是做出來的。

陽春麵裡的愛情

那時藝專美術科裡，已加入五月畫會的彭萬墀是科助教，任職《文星》雜誌編輯的龍思良也來談過美國藝術流派，白天他們發現高年級學長正在高談「東方」、「五月」畫會時，晚上趁著學長們不在，同學們也跟著開始聊扯討論。

同學中呂淑珍個性像男生，很熱心幫男同學傳信給心儀的女同學，隨著幾個同學開始戀愛，呂淑珍只跟幾個死黨留在學校畫畫、寫字，作素描作業。有學長會藉故來教畫畫或約呂淑珍看電影，其他同學們就敲

桌子起鬨把學長趕走。每到晚上9點，他們會差遣二位同學扛著畫板，去校門口麵攤買一碗一塊錢的陽春麵，所以自稱「陽春麵協會」，其中就有李義弘，而會長是唯一女性的呂淑珍。那時女生宿舍10點鐘一定實施宵禁，所以男同學都要護花回宿舍，有時遲了幾分鐘，男生還得趴蹲下來，讓呂淑珍踩著背攀牆翻回宿舍。

一年級經常感冒的李義弘，慢慢發現一起晚自習的呂淑珍活潑樂觀且身體健康，漸漸產生好感，到了二年級暑假，李義弘約同學一起去豐原玩。此行，他藉故到呂淑珍老家，還請她帶著大家去后里馬場，呂淑珍因為家教森嚴，便找了高中女同學一起作伴。這次拜訪，呂淑珍被父親責備罰站一個小時，因為父親是不准她交男朋友的，而本來要介紹閨密給李義弘的呂淑珍，卻發現這個男同學對自己有些意思，開學後，兩人便慢慢越走越近。當時李義弘獲得姊姊李金品為人縫紉所得的贊助，每個月有一千元的零用錢，卻往往十天不到就花光，每到月底還需要靠只有五百元零用錢的呂淑珍接濟。

到了畢業前夕，這一段青春年少的戀情原本即將各自紛飛，當時呂淑珍跟李義弘說：「我的一眼視力只有0.01，是個有殘疾的人，我們不會有未來的！」但專情的李義弘卻回答：「我自己也是體弱多病不健康，但如果妳不願嫁給我，那我一輩子也不會結婚！」這句可比海誓山盟的回答，當下確實讓呂淑珍感動不已。

畢業之際，李梅樹主任原本屬意術科成績優異的李義弘留校擔任助教。但李義弘卻只想去教書。

1966年，李義弘（左2）、呂淑珍（右2）於藝專畢業旅行時留影。

